

# 巴山茅箭

■ 梅洁

今年初夏,我走在故乡秦巴山野,发现一个季节扑面而来的深厚——那便是绿。这绿很深,深得让我感觉赛武当山脚下的茅箭东沟村就淹没在海底2千米!这绿很厚,厚得让我看到巴山千丈披一床绿被裹得紧紧的,密不透风、喘不过气……

茅箭,十堰城市中心的区域,竟把如此深厚的大自然之绿,揽在自己浩浩荡荡的幸福里,使这里的负氧离子高出别处许多倍,谁不羡慕十堰这个非常适宜人居的城市呢!

世间还有哪个城市拥有这样“城绕山转、山驻城中”的幸福美景?

我们的车子就是在这样一片绿得浩荡、绿得深厚里窈窕穿行。阳光照在波涛滚滚的绿色里,泛出万千白色的光影。隔着车窗玻璃,我仿佛听见那白色光银箔般清脆的响声。

离开茅箭东沟很久了,只要一静下来回想东沟,我仿佛依然沉浸在那一望无际的凝固的绿色波海中,抑或那碧波上一大片一大片闪烁着白色光;仿佛依然听得见那白色光摇曳着银箔般神秘的声音……

沿一条绸带般飘浮在巴山深处的公路,我们在原始林间深厚的绿色中一路穿行。一个多小时后我们下车,沿石台阶逐级而上,豁然看到一片灿烂的天空,天空下一片妖娆的美丽,红的、粉的、黄的、白的……玫瑰花笑逐颜开,一大片惹人心颤的妩媚!

1946年6月,李先念率领的中原突围部队在鄂西北浴血奋战。7月,年轻的新四军战士朱正传随部队来到鄂西北,担任均县房县委书记,领导东沟村群众开展斗争。12月,朱正传在战斗中摔断了右腿,为掩护战友突围,自己留下来阻击敌人,为了不让自己被俘虏,用仅剩的一颗子弹

向自己的头部开了枪,壮烈牺牲,年仅28岁……与朱正传一同浴血奋战的38名战士也长眠在东沟深沟。

朱正传年轻的妻子易齐苻,从24岁青丝缕缕到66岁白发苍苍,方知丈夫早已牺牲于东沟;她默默等待丈夫42年、盼丈夫归来。

1988年易齐苻才获悉丈夫牺牲来到了东沟。当她哭倒在丈夫的墓前,当她用手帕包起一包丈夫坟上的泥土,当她把泥土紧紧贴在微颤的胸口,我想那一刻,一个女人悲苦、挚爱的泪水,顿时化为东沟漫山遍野盛开的鲜花:杜鹃、月季、玫瑰、映山红、白蔷薇……

那一刻,一个女人一生的思念和永未荒芜的爱情定格在了东沟。

茅箭,东沟,从此成为挚爱的圣地!

往前走,穿过玫瑰园是一幢古老的房子,数百平方米砖瓦到顶的房子矗立成一个朝代的符号。是呀,150多年前的那个朝代。那个头上梳着辫子的青年周宗裔在这巴山深处建了栖身的居所,他和他的家人从哪儿来?为什么要到如此深远偏僻的山沟里?是躲匪?是藏宝?是逃匿?是命运?

周家人生命的秘密今天的我们已不知晓。我们能够知道的是:1946年的均县房房中心县委、县大队住在了周宗裔的家里,这位富有的绅士及家人腾出房屋做了县委“指挥所”,这位绅士冒险救助了6位受伤的中原突围的战士……

周家的人现在在哪儿?有后人吗?我问茅箭区文联主席卜昌学……

我的问题有意义吗?深山古老的建筑如今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,纷至沓来的后来人在古宅里感受着生命庄严的气息。周氏的后裔们,无论何时从天涯归来,远远望一眼童年、少年的庄园,泪水和

祖辈们的热血,刹那间即会融成深远的乡愁,在东沟的深处放飞……

离别周氏古宅,我们沿来路归去。

向山野四周望去,四年前我踏访过的“山里猫居”在哪儿?扎染布随风飘拂的花样儿的女儿在哪儿?

啊,古典典雅的“桃源人家”到了!

宁静的民俗木楼掩映在青山的葱茏里。乡村咖啡馆、乡村国学馆、子衿染坊、桃源货栈、“蛙声十里”……好一个城市人梦中的幻影!

卜昌学告诉我,是一个叫王启迪的女子首创了东沟民宿,是她把繁华的都市带到了宁静的山野,让匆忙的旅人在这里“十里蛙声一塘月,一盏清茶半卷诗”。

绵延清冽的茅塔河迂回盘旋在眼前连绵起伏的群山里,在广州、上海打拼的王启迪六年前第一次走进了这海拔1730米、比武当山峰还高出118米的赛武当山脉,她一眼看见山脚下那古色古香的木屋,厚重的木门和门前静静卧着的黄狗,在上海为他人磨咖啡、开咖啡馆的女子王启迪,刹那间一个意念定格在心里:我要归来,我要在这里给家乡人磨最香最浓的咖啡!

当她推开厚重的木门走进不知谁家的木屋,木屋所有的门竟然都敞开着。当她浏览一室古朴典雅的装饰,她瞬间迷醉了,她认为这房子好像就是为她准备的……

“我会慢慢花心思添置一草一木一碗一筷,装下我所有浪漫的小想法,把我的思想填满这栋房子的角落落落。”

王启迪用各种方法寻找山间木屋的主人,她要买下它!

与其说是赛武当山脉的雄、险、奇、秀吸引了王启迪,不如说是掩映在山林里那幢宁静的老木屋抓住了她从闹市归来的心;与其说是老木屋挽留了在世间的拼搏了

疲累了的王启迪,不如说是那只对她友好、看她进进出出并不狂吠,安静地、默默地看着她的那老黄狗留住了她漂泊的灵魂。

现今已投资千万、成为茅箭区东沟民宿第一人的王启迪,在回忆6年前第一次走进东沟时对卜昌学说:“我直直地走到那栋房子的门前,门口卧了一只大黄狗,好像我们一直都认识似的,它站起来摇摇尾巴,看了我一眼,然后继续乖乖地趴在门口,守护着家,我则像远行的主人归来一般走进屋里。后来才知道,我初到东沟村遇到的那条狗已经103岁了,但它真的好像与我熟悉了好多年一样。这可能就是我们的缘分,我的宿命。”

在我写这篇文章时,我在微信里问卜昌学:“狗的寿命怎么会有103岁?”卜昌学在向王启迪确认后,回复我:“是103岁!人的寿命按一年365天计算,狗不是。那只狗那年是18岁,已比狗的平均年龄高出3至6岁,是很高寿的老者了!”

我还是不懂,上网一查才明白:狗狗出生一年后即相当人的18岁,此后每活一年都相当人长5岁。与王启迪默然相望也相知的已在世间生存18年的狗狗自然是103岁的精灵啊!

那山那水,那老屋那狗狗,兴许都是王启迪生命中的必然,是这必然共同成就了一个女子的梦想。但我想说,任何光彩、成功的背后,命运的境遇固然重要,而真正强大的是一颗曾经受苦而不被苦难击垮的内心;一个有伤有痛独自对着墙壁流泪、转过身来又笑靥世间春风的女子,谁能毁掉她生命的精粹?来日,让我们在茅箭东沟的茂林修竹间,在桃源人家的门楼前,倾听一个家乡女子不屈不挠奋求人生的心灵之声……

茅箭,我还会再来。

# 萝卜的故事

■ 胡文慎

俗话说“冬吃萝卜夏吃姜,不用医生开药方。”虽然现在的种植技术可以种出各种反季节蔬菜,但是冬天里萝卜白菜这些应季菜还是更受欢迎。前些日子见一个乡下老人卖的萝卜很新鲜,随手买了一堆。那萝卜带着叶连着泥,新鲜看得见。

买回的萝卜红皮的青皮的都有,红皮萝卜水分多,适合煲汤、煮粥或者加上蒜苗香菜一起凉拌,青皮的水分略少些,我多是用来炒菜、烧肉、炒萝卜丝米饭。吃了一段时间,还剩下红皮青皮各一个,不想再吃,就放在了那里。

今天我又想起了那两个萝卜,想看看还能不能再吃,准备做萝卜丝炒饭。到阳台上拿萝卜的时候一打量:红皮萝卜还是很新鲜饱满的样子,外表红润光滑,几乎没什么变化,而青皮萝卜表皮已经皱巴巴,只有扔垃圾桶的份了。我禁不住在心里为红皮萝卜叫好,真是厉害,过了这么长时间居然还这么水润,这锁水功能太强大了!于是我拿起了红皮萝卜奔向厨房,美味的萝卜丝炒饭大功告成。

两个萝卜的鲜明对比让我陷入了沉思:同样的环境,同样的时间,为什么红皮萝卜能够保持水润,饱满新鲜?因为红皮萝卜本身水分充足,即便经过一段时间的消耗,自身储备的水分也能抵抗这种流失;而青皮萝卜本身水分偏少,一旦放置一段时间,同样的时间和环境它的变化就会很大。

这让我想起了一本书,书名叫《心的重建》,书里谈到失恋这件事对不同的人造成的影响为什么会大相径庭。有人失恋会痛不欲生,乃至走向极端,有人则能够很快调整自己的状态,重新扬起生活的风帆。书中把人比喻成一个大水池,爱情的来临就像为水池注水,如果你的水池本身有很多水,那么爱情的离去对你就不会造成什么影响,如果你的水池本身很干涸,一旦爱情离去,对你来说就是毁灭性的打击。所以我们必须通过学习多汲取知识,不断充实自己,让自己的水池更加充盈。

在工作和生活中,能让我们变得更加充实的学习机会真的是太多了!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,每做一件事都是一次经验的积累,日后遇到类似的事情我们处理起来就会更加得心应手、游刃有余;我们在与人交往的时候,也可以从对方身上学习到很多,“听君一席话,胜读十年书”适用范围其实是很广的。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,只有不断地向生活学习,向他人学习,保持空杯心态,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,才能让自己不断成长。当我们自身的水池充盈了,我们的底气才会更足,才不至于患得患失。

同样的道理,面对复杂多变的新冠肺炎疫情,只要我们每个人注意个人防护,加强身体锻炼,提高自身素质,增强抵抗力,即使不小心感染了,我们也有足够的体力与病毒抗衡。我们可以底气十足地说:新冠,没什么可怕的!

# 家乡的“十八弯”

■ 樊小慧

“这里的山路十八弯,这里的水路九连环……”熟悉的旋律响起,牵动了记忆深处的回忆,家乡崎岖的道路瞬间涌入脑海。

我的老家在郧阳茶店镇茶店村,记忆中的家乡是“与世隔绝”的小村。一条“十八弯”的土路从村头延伸到村尾,一条崎岖蜿蜒的路,依着山谷,穿越松树林,像是一根长长的南瓜藤,缠绕在半山腰,不时露出一点点踪迹,不时又隐没在山林之间。连接主藤的羊肠小道绵延迤逦,把一户户村民家的小路串联起来。每逢樱花盛开时节,农家院落掩映在花间。“九连环”的河流像一条绸带,沿着群山脚下淙淙流淌,河床上的鹅卵石和水草清晰可见。

我爷爷在这条“十八弯”的山路上走了90年,生产、生活,一年四季在这条“十八弯”的山路上行走。据他讲,吃水要到山下的山沟里去挑,挑水怕洒还在桶里撒麦糠,一路在“十八弯”的山路跌跌撞撞,磕磕绊绊,最后挑回家的水只剩下半桶水。

我父亲在这条“十八弯”的山路上走了70年。小时候没柴烧,父亲要到离家30里外的野山坡砍柴,清晨天不亮就出发,晚上星星挂满天才回家。一次不慎,在“十八弯”的一个下坡处没刹住车,连滚带爬被甩进一个30米深的山沟里。

我在这条“十八弯”的山路上走了近30年,从小学到高中,从上班到回家,要翻几十里的山路。每次到茶店中学,天不亮就要起床,到校后已是日上三竿。尤其记忆最深的是我小时候在农村,吃上自来水都是奢望。家里每天的用水,都得从“十八弯”山路挑回家,然后储存在水缸里。

农村的孩子早当家。那时候,不管男孩还是女孩,一般八九岁起就要担负起挑水的责任了。有一天,父亲给我准备了一根细长的竹扁担,扁担两端用带钩的麻绳系好,长度刚好适合我的身高,确保桶底离地几厘米。带着兴奋,我出门挑水了。

在“十八弯”山路上,去时要经过一片菜地,还有一大片坟地,然后上九个山梁下九个山坡,路过三条沟渠,沿着很远很远的山凹和坟地走到头便是水井。返程时,肩膀挑着满满一担水却要爬坡,我每次都要在菜园边上歇口气,缓一缓才能继续挑着水回家。由于水桶的提手是活动的,水桶会随着我走路晃来晃去,等我到家,桶里的水已洒去不少。

岁月不居。在这条“十八弯”路上挑水的人,走着走着,头发白了,皱纹多了,或者,有许多叫不上名字的老人已到另一个世界了。

挑水最怕的是下雨天。有一次下雨,戴上斗笠的我如往常一样,赤着脚担满水往回走,脚指头使劲抓地,当我抬腿跨过

“十八弯”第九个大弯时,脚一滑,摔了个仰面朝天,水洒湿了,衣裤上全是泥,胳膊肘也摔破了,脸上浑身全是泥,我哭了半天。那个狼狈样,现在想起来都心酸。

这条“十八弯”的土路成了家乡发展的“拦路虎”。搭乘便车到达集镇,需要途经两个村,耗时三个多小时。由于交通不便,村里很少看见有轿车经过,偶尔有车经过,那是村民盖房请的拉砖沙水泥货车。“天晴一身灰,下雨一身泥”也是这条路最现实的写照。主路陡弯急,没有水泥的硬化,没有石子的铺垫,到处坑坑洼洼,行驶的车辆摇晃得厉害,颠簸厉害的时候还会遇到货物掉出车厢。天气干燥时,车辆路过尘土飞扬,路边的行人飞速跑到从林躲闪,灰蒙蒙的尘土飞洒在周边的树木草丛。每逢下雨,雨水聚集,道路泥泞不堪,路上的车辙有大片的积水,淹没着凋零的落叶。零星可见的车辆也被困于泥潭之中,路边散落的石头成了司机的救生,垫石、推车也成了他们必做的功课。由于道路狭窄,碰到会车就更麻烦,看到前方有车来,就赶紧找地方停下来或者退回到宽敞的地方,让对方的车辆先过去。“拦路虎”拦住了路,也拦住了家乡的发展。

2009年9月,一辆辆挖掘机成功地截断了这条“拦路虎”,“鄖十路”修到了家门前。挖掘机、压路机等设备全部进场来作业,施工工人拆迁清尾、拉土填方、修盲

沟、做管涵、截水沟、清淤泥、砌道牙,将原来1米多宽的“十八弯”拓宽至26米,单车道变成双向6车道,路两侧设置5米的人行道和绿化带,高高耸立的路灯在夜晚闪耀着明亮的光,像两条长长的火龙横卧在两城之间。

2012年10月,全长21.9公里的“鄖十”一级路通车,原来车辆罕见的家乡变得车水马龙,一辆辆汽车快速奔跑在平坦的大道上,5分钟一班的城际公交穿梭在鄖十路上。出门就是车,实现了家乡父老多年的梦想。

鄖十路的畅通,带动了家乡的发展。供气、供水、污水处理等城市基础设施向家乡延伸,户户喝上自来水、家家用上天然气,垃圾集中回收清理。一栋栋高楼耸立在公路两旁,楼下有超市、停车有车库、看病有医生、幼儿有学上、休闲有广场。伴随着寿康永乐园的进驻,湖北久康食品公司的建立、生态文化村樱桃沟的开发等,不仅带动了家乡的经济发展,也留住了年轻人外出打工的脚步,更让父老乡亲告别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方式。

从“十八弯”走向“一路通”,这条路激活了两座城,拉近了城乡距离,也延长了父老乡亲的小康致富路。如今,家乡“十八弯”已退出历史舞台,我家也搬进了城市,但童年在“十八弯”挑水的记忆,却久久无法忘却……

## 诗赞竹山

(外一首)

■ 巴山松

美丽竹山藏泰巴,诗情画意谁不夸!  
泽乡天地尽风韵,庸国古今皆文化。  
三盛院里探春秋,九女峰下采物华。  
景逢盛世起宏图,又见明星耀万家。

## 赞竹房城镇带

一条竹房城镇带,奇葩花开鄂西北。  
精准扶贫抓契机,移民搬迁向未来。  
集中居住新家园,市容整洁乐生财。  
绿水青山诗画美,生态文明小康迈。

## 天河之水

■ 李秀峰

天河从传说中走来  
郢西,留住了织女  
还有牛郎和他的孩子  
七夕故事园很会讲故事  
手持金簪的王母  
站成一尊雕像  
时空隧道,五光十色  
照亮这座小城  
穿越千年时光

太阳和月亮之间  
爱情的歌谣,总在传唱  
相会,不仅有鹊桥  
浪漫,不仅在七夕  
这里的月亮,也配成双  
阴晴圆缺的诗篇  
一半是分担,一半是共享  
天河之水闪亮的这座小城  
等你,赴一场约会  
等你来,慢享时光

## 十月的村庄

■ 聂厅

漫山的红叶是十月的封面  
村子是镶嵌在季节之上的明珠  
那棵老银杏,伸出三千年的博爱  
护佑着村里的每一个姓氏  
飞奔而去的葡萄架  
提着一串串红的、黑的、绿的、紫的宝石  
每一粒都孕育着一个甜蜜的秋天  
耕耘后的土地像棉被一样松软  
躺进去的麦粒刚刚入梦  
它们在等二月的春风,唤醒  
新修的公路抱起村庄  
像父母抱紧自己的孩子  
炊烟和落日一样飘渺,有不可名状的幻化  
鸟鸣落在树梢、屋檐和谷草垛上。欢快而明净  
我像眼前这条小溪,匆忙地流过村庄  
又像即将越过山梁的风,不时回望

## 秋日风景

■ 韩刚建

落叶  
在寒风中盘旋飘零  
焚化成尘  
还在泥土里做着春梦  
夕阳  
像个醉酒的老翁  
在天际  
燃烧着最后一抹残红  
弯月  
最爱爬上柳梢头  
提前画好  
相约黄昏后的布景



秋阳 吴铭作